

别把我一个人 留在世界上

王伟\著

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有你才幸福》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
创造了央视2013年最高收视率及卫星台同时段最高收视率

《焦点访谈》《新闻联播》《人民日报》专题报道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5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著名导演王瑞 著名编剧陈枰
著名演员李雪健、刘佩琦、陶慧敏

联袂推荐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别把我一个人留在世界上

王伟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别把我一个人留在世界上 / 王伟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3.9

ISBN 978-7-5387-4366-1

I. ①别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3026号

出品人 刘丛星

策划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方伟

装帧设计 孙俪

排版制作 边永环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别把我一个人留在世界上

王伟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×1000毫米 1/16 字数 / 401千字 印张 / 19.5

版次 / 2014年4月第1版 印次 /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2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第一章

我叫祺瑞年，是个退休的工人。四年前，我的老伴儿和我永远地说了再见，那个时候我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呀就甭提了。老伴儿刚死的那时候，我都不愿意回家，我把她的相片还有她用过的东西、穿过的衣服，都放起来，因为我看着难受。睹物思人嘛！

我和老伴儿苦苦地熬了一辈子，除了拉扯大了一儿一女，没剩下别的。我们没钱，可也没欠过债。老伴儿没有工作，就靠着我这点儿工资，日子艰难就不必说了。那时候，我一家五口，儿子、女儿还有我老伴儿的妈，也就是我的丈母娘。我挣七十多块钱，就是这七十多块钱养着这一家五口。老伴儿要强，孩子们从来也没穿过打补丁的衣服，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过的这日子。后来孩子大了，儿子、女儿也都结了婚，有了自己的家，丈母娘也给养老送终了，按说这日子就好多了。

我曾经和老伴儿说：“老婆子（这是我对我老伴儿的称呼，你们可别笑话），咱们这是米粒儿蹦到了锅盖上，熬出来了。从现在起，你想吃什么，咱买什么，想上哪儿玩去，咱上哪儿玩去，你别心疼钱。我要把你这辈子吃的苦给你找补回来。”

老伴儿笑着说：“得啦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再凑合几年就入土了，还上哪儿呀？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。”

老大结婚有了孩子，我和老伴儿说：“你身体不好，咱可别张罗给他看孩子，偶尔给他接个短儿行，常了可不行。”我说这话就是为了照顾老伴儿的身体。

老伴儿说：“你心疼我我知道，可是也不能眼看着他们俩麻爪儿啊！看孩子就看孩子。”

结果是给看到了上学，受了不少累，也没从儿媳妇儿那儿落了好儿。她说这孩子满身的毛病，都是我们给惯的。您说这上哪儿说理去。我听了这话气得半天没吃饭，老伴儿也很伤心。

我家住在东城景山后街的一个大杂院里，这儿可算得上真正的皇城根儿了。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从大清朝倒了以后，围着皇城转圈儿的地方，总是破破烂烂的，直到今天，这儿

也是北京城里最不整齐的地方。

我们在这个大杂院子里一住就是四十年，我和老伴儿也从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姑娘熬成了老头和老太婆。也就是小孙子刚上学的时候，儿子分了房子，搬到东直门外的楼房里去了。小孙子也转了学，老伴儿想孙子，每礼拜都叫我骑着车子去接回来。说实在的，每回接我都打怵，儿子不说什么，儿媳妇儿可不高兴，总是给脸子看。有心不接，又怕老伴儿想孙子。

直到有一回儿媳妇儿终于说了话：“爸爸，您接小江（我的孙子）我没意见，可您得替我们想想，这孩子一到了您那儿，除了疯跑，就是胡吃海塞，回来不是闹肚子，就是作业没写，不到礼拜二都回不过神来。”

我一听心里这个气，可是公公和儿媳妇儿也不能说什么，没辙，扭头骑车子回了家。

进了门一看没孙子，老伴儿不高兴了，说：“怎么茬儿，孙子呢？”

我说：“他妈不让接。”

老伴儿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心里本来就不高兴，就着气说：“你呀就是瞎操心，你再疼孙子，孙子不是你生的，你说了不算，人家有他妈呢！我就纳了闷儿了，放着清福不享，你找那个累干吗？”

老伴儿什么也没说，可晚上没吃饭。我知道她别扭，可我也别扭呀，儿媳妇儿不让接我有什么辙？

老伴儿看不见孙子，晚上没吃饭，一宿都唉声叹气的，我也睡不着呀！

早晨起来，老伴儿说：“不行，今儿你还得给我接小江去，你这回别和他妈商量，你和咱们儿子商量，爸爸也做得了一半主呢。每礼拜都来，抽冷子不来了，我心里受不了。”

没办法我答应了，老伴儿一听我答应了赶紧就出了门。我说：“你这么早干吗去呀？”

老伴儿说：“我到自由市场给我孙子买鱼去，他爱吃鱼。”

老伴儿出了门，我也别扭着^①了，推着车子刚走出院外，就看见我儿子推着孙子到了门口。我心里想哪儿有这么巧的事儿？

儿子见了我说：“爸，您上哪儿去？”

“你妈昨儿想小江一宿都没睡，今儿一大早就非得叫我去接，这不我正要走哪！”

“我这不给您送来了吗，我媳妇儿今儿加班，要不我们三口子都来了。”

说着话进了门，我心里高兴地想：年轻人有糊涂的时候，明白得也快，亏了没去责问儿媳妇儿，人家这不是挺明白事的嘛！

① 拖延。

到了屋里，小孙子磨着我要小狗，原来我答应过给他买只小狗，后来儿媳妇儿说那玩意容易得传染病就没买。

我说：“好孙子，爷爷没买狗，可奶奶给你买鱼去了。你呀，得听话，上学了你得想着学习，别老是贪玩。要不你妈不叫你来，爷爷可就管不了啦！”

小孙子一听，说：“爷爷，我写作业我妈也不让来呀，今天是我爸爸……”

小孙子说到这儿看着他爸爸不说了。我回头一看，我儿子正瞪着孙子呢。

我说：“今天怎么了？你告诉爷爷。”

孙子说：“我爸不让说。”

我说：“没事儿，说你的，他是你爸爸，我是他爸爸，说了不碍事的。”

孙子说：“我爸说，今天我带你到爷爷那儿去，可不许和你妈说，她要问你就说我带你上动物园了。”

我一听这个心里凉了半截，怎么看看孙子还跟做贼似的？

儿子看我脸色不好就说：“爸，您别生气，这也是没办法，您和我妈想小江，小江他妈不让来，您说我怎么办？我哪头也不能得罪不是？这才想了个‘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’的办法，我不是也没辙嘛！”

是呀，儿子也没什么办法，能想出这个办法来，也真是难为他了，谁让他在媳妇儿面前拿不起个儿来。

我说：“那你也不能让这么点儿的孩子说瞎话呀！这得说到多早晚才是头。还有，一会儿你妈来了，你可千万别让小江说漏了嘴，你妈听见了非得生气不可，昨儿就闹腾一宿了。”

儿子笑着说：“爸爸，咱爷儿俩豁子嘴吹灯——谁也别说谁，你不是也怕我妈生气吗？”

小孙子一听，说：“爷爷，一会儿我奶奶回来了，我还得说瞎话呀？”

小孙子在我这儿玩得是天昏地暗，吃得是滚瓜溜圆，美得是不亦乐乎。天擦黑儿的时候儿子带着他走了，我送到胡同口，孙子还恋恋不舍地说：“爷爷，下礼拜我可还来呀，叫我爸爸再编个什么，就是别编动物园了，要不我说不出都看见什么了呀！今天就说看见大象和熊猫了。”

你瞧瞧，我们老两口子这是图什么呢？
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街道主任刘大妈就来了，进了院子就喊：“老祺在家吗？”

我赶紧迎出去，说：“哟，刘大妈，有事儿呀？”

“今儿下午到居委会开个会。”

“开什么会呢？”

“到那儿你就知道了。”这刘大妈从来都是神神秘秘的。

“您要先透透风，回头我好有个准备呀！”我说。

“其实告诉你也没什么，咱们这块儿要搬迁了。”

“好事呀，这破房子早就应该拆了。”

“拆？这你可说错了，不但不能拆，还得修呢！”

“啊！还让我们住这儿呀！”

“住这儿，你想得倒美，这是重点文化保护区了，皇城根儿底下的四合院，国家要修缮保护，成为旅游景点了，咱们都得搬走。”

“搬哪儿去呢？”

“开会就说这个事，给你们一部分钱，买房去。”

“买哪儿的房呢？”

“给多少钱，买哪儿的房这都是开会说的事，你去就知道了。”

“得，您不进来坐会儿了？”

“不了，我还得挨家儿挨户地通知去呢！”

我进了屋和老伴儿说：“老婆子，都听明白了？这回可好了，咱们也住上楼房了。”

老伴儿说：“不是说得买吗，哪儿来的钱？”

我说：“国家给呀，占了咱们的房子还不给钱呀，刘大妈不是说了吗！”

老伴儿撇撇嘴说：“我听说给的钱可不够买房的。要是钱不够，咱们上哪儿住去？”

我说：“你呀，就是心眼儿小，天塌下来有个儿大的顶着，要是不够都不够，再说了，叫孩子们给添点儿。”

老伴儿说：“你买房子，叫孩子们给添，你也说得出口。”

我一看老伴儿有点儿急，就说：“这你就不会算账了，咱们还能活几年？死了房子还不是他们的，他们巴不得给添钱呢！”

老伴儿觉得有道理，说：“就是添也不是仨瓜俩枣儿的，老大两口子都是工人，带着个孩子哪儿来的钱呀？”

我说：“找老闺女呀！姑爷儿不是大老板吗，拿俩钱儿他不费劲儿。”

一提姑爷儿捅了老伴儿的肺管子了，老伴儿说：“你别提那个王八蛋，当初我就不同意把姑娘嫁给他。那死丫头片子哭着喊着寻死觅活地要跟他，自打嫁了他，一年也不准登一回咱们的门儿。我宁可不住也不求他。”

是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这个姑爷儿是个有钱的人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的什么买卖。当初我姑娘和他搞对象的时候，我们都不同意，一个是岁数差得太多。我姑娘二十四，他都快四十了。可是姑娘愿意，我也没辙呀！

我一看老伴儿要勾起旧账，赶紧说：“咱呀，现在先别着这个急，等开了会再说。”

正说着呢，闺女进了门，我一看她眼泪汪汪的，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呢？

老丫头进了门趴在桌子上就是哭，老伴儿疼闺女赶紧问：“怎么档子事儿，顺芳？别哭，告诉妈。”

闺女的事当爸爸的不便问，只有听的份儿了。老闺女还是哭，什么也不说，我站在边上实在是着急，我知道我这老闺女从小就老实，就说：“你倒是说呀，光哭有什么用？”

老闺女抽抽搭搭地说：“他在外边有人了……”

老伴儿一听也着了急，就说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呀，跟谁呀？”

老闺女说：“不知道。呜……”

我一听心里放下了点儿，说：“这不没影的事吗？你连是谁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说他有了人？”

老伴儿投了把热毛巾递过去，说：“两口子过日子别瞎疑惑，俗话说‘家藏万贯，不能说人做贼养汉’，没凭没据的可不能瞎说。”

谁想老闺女一听这个话，把毛巾一放，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他每天头十二点回家是早的，有时候半夜三更喝得像醉猫儿似的，还不让说，一说就要休了我。”

我说：“他总得有个应酬，请个客吃个饭什么的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老闺女说：“有一天我打开他的手机一看，上面全是肉麻的话，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儿。他一看就急了，噙着我偷看他的手机，上来就是一巴掌，跺脚就走了，一宿也没回来。”

我们老两口子听着闺女说的这些话一时没了主意。

老伴儿说：“俗话说得好，‘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’。当初我怎么说你来着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

闺女说：“我和他离婚，不过了。”

老伴儿一听急了，说：“胡说！女孩子家，出一门进一门地容易呀！动不动就离婚，这是跟谁学的！”

我一看这事情要出格，赶紧打圆场：“得啦，顺芳也是受了委屈说气话，你呀也别老是埋怨她了，这生米都煮出熟饭来了，世界上哪有卖后悔药的。”

闺女说：“妈，我今儿不走了，就住家里了。”

我一听赶紧说：“那哪儿成，房浅屋窄的，还是回去吧。”

可闺女说什么也不走，您说自个儿的孩子，我也不能轰呀！唉，真是按倒了葫芦起来瓢。

老闺女住在家里，一住就是一个礼拜，老伴儿虽然嘴上劝着，可心里头美。为什么呢？您想呀，儿子和闺女都走了，剩下我们老两口子，除了逢年过节，一礼拜都难见一面。这回可好了，闺女白天上班，下了班帮着老伴儿做饭，还买回好多菜来，这些东西，我们老两口子平常可不舍得买。东西不是要紧的，每天看见她们娘儿俩有说有笑的，我心

里头都舒坦。

可总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呀！姑娘毕竟是出了门子的人，老留着她在家住着，这不成了老糊涂了吗！

那天趁着闺女上班，我和老伴儿说：“老婆子，咱得让顺芳回家了，老在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呀？回头让姑爷说出话来就不好了。”

老伴儿点点头，说：“也是，你看我这几天和闺女亲热得都糊涂了，等今儿回来我说说她，明儿是礼拜六，就叫她回家。”

正说着电话就响了，老伴儿顺手拿起来：“喂，找谁呀？”

我们家这个电话平常就没人打，除了闺女和儿子，要不就是小孙子。

老伴儿听了一下把电话递给了我，我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俊良。”

俊良是我那个姑爷儿，甭问了，肯定是找我要人来了。

“喂！哦！俊良呀，哈哈，我挺好的。顺芳在这儿呢，上班去了。这两天你妈有点儿不舒服，我叫她住两天，今儿个见好，我正说让她回去呢，哈哈。什么？哦，哦，这我还没听见准信呢，刚开了会，对。八千一平米，这还没人愿意搬呢！好，我和你妈商量商量。没别的事儿吧，那好，我挂了啊！”

老伴儿打我接电话就没错眼珠子地盯着我，放下电话赶紧问：“他要干吗？”

我说：“先问了问咱俩的身体，后来不知怎么说起咱这占房子的事儿；问一平米给多少钱？”

老伴儿说：“他问这个干吗？”

我说：“他说，要是占了没地方住，先住他那儿，他那儿有地方，四居室的复式楼。”

老伴儿说：“早先他可没这么孝心，咱还得想想，再说了，放着儿子那儿不去，去闺女家，让儿子、儿媳妇儿怎么想？”

我说：“你儿媳妇儿要是有那么孝顺，就不能连孙子都不让你看。”

老伴儿听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老闺女走了，老伴儿又想起了孙子：“老头子，你下礼拜还得把孙子给我接回来，我不管谁高兴不高兴。孙子是我的，是咱们祺家的人。”

理是这么个理，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亲疏血缘现在不那么有人当回事了。可我不能说，老伴儿跟我这么多年，身体又不好，我不能招她不高兴。俗话说：“老伴儿，老伴儿，到老了是伴。”我疼孙子，我也想他，可是我能想得开，老伴儿对我来说最重要了，她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？可是她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实在是太难了，我又不愿意看儿媳妇儿的面子，也不愿意叫儿子为难。我可真是怕这礼拜六。

怕也没用，太阳不会因为我怕就不出来了，日子一天一天过得还真是快，眼看着就礼拜六了。去还是不去？怎么去呢？

老伴儿好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说：“你别在那儿转腰子，你要是不去，我去。我倒要看看奶奶凭什么就不能看孙子。”

我一看要坏事，就说：“得了，我去还不行吗？你接孙子是个好事，可你去了要是真的和儿媳儿红了脸，儿子怎么办？你不替他想想？”

老伴儿说：“我也没见过这么没出息的儿子，怎么连个主都做不了，还是个男人吗！”

我说：“人也不能光说一头的理，你嚷着儿子没出息，叫他做媳妇儿的主，你嫌儿子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这都是你的一面官司。我听你的，你怎么不嚷着呢？这不是老鸱落在猪身上，看见别人黑，看不见自己黑了吗！”

老伴儿一听乐了，说：“你别在这儿对付，你倒是去还是不去，你来个痛快的。”

没辙，不去还不行，去了也不行，这真是捆着发麻，吊着发木——没有好受的时候。

我推着车子出了门，心里想：我到别处遛个弯儿，回来就说孙子没在家，上了美术班了，现在不都兴这个嘛，对！我就这主意。出门溜达到快吃午饭的时候，我回了家。

老伴儿问我：“怎么没接来呀？”

我照着编好了的瞎话说完了。

老伴儿说：“得了吧，你！老了老了学起说瞎话来了，刚才儿媳儿来了电话，叫咱们去那儿吃饭呢。我这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都快把我急死了。你说你这老东西到底跑哪儿去了？”

儿媳儿来电话，叫我们老两口子去吃饭，这太阳怎么打西边出来了？

听说儿媳儿请吃饭我心里有点犯嘀咕，老伴儿倒是痛快，说：“犯什么愣呀？这又不是鸿门宴，去就去吧，正好看我的孙子。”

出了门，我说：“要不我去街坊老林那儿借他的小三轮儿拉着你得了。”

老伴儿说：“别介了，这都快十二点了，等你拉我到那儿，还不得一点！”

我和老伴儿决定打个车，这可是我和老伴儿有数的几回。上次还是老伴儿有病上医院的时候打了一次，花了二十块钱，老伴儿心疼得想起来就念叨。这次是怎么了，对呀，想孙子心切呀！这人就是老贱骨头。

自从儿子搬了家，我和老伴儿就来过一次，那是他装修好了的时候，转眼就是两年了。进了门，小孙子小鹿儿似的跑过来，抱着奶奶的腰不撒手，又是给奶奶拿香蕉，又是给我拿烟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菜都摆在桌子上，儿子忙活拿筷子。

儿媳儿说：“我就算计着早不了，今儿咱们吃涮肉，不怕晚。”儿媳儿拿上个白“磁盘子”，把不锈钢的锅子往上一放，插上插头，没一会儿锅子开了。

我觉得新鲜，就问：“这火打哪儿来呀？”

儿子说：“这是电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是电的，可是锅热了，这盘子一点也不热呀？”

儿子说：“这是电磁的。”

现在的东西真新鲜，我说：“甭管什么的，我觉得吃涮肉，还是用那个铜锅炭火吃着香。”

儿媳妇儿说：“炭的一点就乌烟瘴气的，把房顶子都熏黑了，现在谁还使它。”

老伴儿说：“什么不一样吃，看你这炭的电的，吃你的吧！”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儿媳妇儿老拿眼看着儿子，好半天儿子说：“爸爸，跟您商量点儿事情。”

我说：“说吧！”

儿子说：“咱们那儿的房子要占，您是怎么打算的？”

我说：“打算什么啊，人家要咱们搬走谁拦得住呀！”

儿子说：“说给多少钱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说是给八千一平米，大伙儿说给得少了，东借壁儿胡同给一万呢。那天你林大爷说，叫大伙儿都不搬，耗着它，不涨到一万就不走。”

儿媳妇儿说：“那能成吗？搬迁可是国家的法令，现在有法了，钉子户可不行了。到时候你不搬，城管的到那儿把东西往外一扔，推土机当时就把房给推了。”

我一听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不能吧！”

儿媳妇儿笑了笑说：“您不看电视呀，那上面不是老播吗？”

老伴儿一听也含糊了，说：“你个死老头子，这国家法令是闹着玩儿的？叫搬咱就搬，别听那老林的，他昨儿还说搬呢。”

儿子说：“要是给了钱您打算买哪儿的房子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哪懂呀，也没经过这个啊！”

儿子说：“爸，你和我妈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要房子干什么？再说了，给您的钱也不够买房子的呀！”

我说：“那我和你妈住哪儿呀？”

儿媳妇儿说：“我说呀，给了钱您就住银行里一存，这儿住住，那儿住住，兜里有钱什么也不怕。”

儿子说：“对呀，您看您孙子将来上个好学校，哪儿不用钱，我们俩又挣得少，您不赞助我们点儿？”

我听了这话，看了看老伴儿，老伴儿看了看我，谁也没说话。

回家的路上，老伴儿说：“听见了没？还指着他给你拿钱呢！这都要到你头上了。”

我可不听他们的，到时候满处串房檐儿^①去。”

我也不记得我吃了几口肉，反正是满肚子发胀。

回到家里老伴儿就开始胃疼，这可是她的老毛病了。生点儿气，着点儿凉就犯，躺在炕上没起来。我正在给老伴儿找药，老林进了门，腆着大肚子坐在椅子上，说：“兄弟，我和街坊都商量的，咱们得开个会，看看怎么和他们提条件。这个事情，过了这个村儿，可就没有这个店儿。”

我说：“我听儿子说了，搬迁有法，耗着愣不搬那叫钉子户，到时候城管的一来，把东西往外一扔，当时就推房子。”

老林剔着牙，说：“你那都是什么时候的皇历了？现在不许这样，得协商。现在占地的都是开发商，这里头的水分大着呢。你少要俩儿，他就多赚俩儿。你听我的没错，咱这是什么地方，天子脚下，可着全中国还找得出皇城根儿吗？这是寸土寸金的地方。甭说这地上的房子，就是这地下边还指不定挖出什么宝贝来呢！一会儿吃完了晚饭，咱们就到我家去，都说好了。你放心，没人敢把你的东西扔出去，现在是法治社会。”说完了摇头晃脑地走了。

送走了老林，我给老伴儿蒸了鸡蛋羹，她犯了病就只能吃这个。做完了饭，好歹吃了点儿就到了老林家。那地方小，好多人都得站着。

老林主持会议，像模像样地说：“大伙儿都在这儿呢，今几个把大伙儿叫来就是为了这个拆迁的事情。要说街道开的那个是公会，咱们就是开个私会。这可都是为了咱们大伙儿的利益，大伙儿别误会，就是为了统一思想，多要俩钱儿，先把要多少钱说一样了。还有，我可是为了大伙儿好，这是咱们商量，可不是谋反。”街坊们都点头赞成。

“那多少钱咱们才搬呢？”不知道谁问了一句。

老林说：“顶损了也得照着东借壁儿胡同的价儿：一万。还有哇，咱先说下，要坚持就坚持到底，谁也不许打退堂鼓的，要是没底气现在就说话。”

没人言语，老林说：“那好，就这样，咱们就照着这个数跟他们泡。”

会散了，我回到屋里看见鸡蛋羹还放在那儿，老伴儿没吃。

我问她：“怎么没吃呢？”

老伴儿摇了摇头说：“不吃，这肚子还胀得什么似的呢，哪儿吃得下呀！”

我说：“那咱们就看看去，上医院开点儿药。”

老伴儿摇了摇头说：“不用了，现在看病谁看得起，感个冒还得两百多呢！回头让老大给开点儿药，他能报销呀！”

老伴儿整整疼了一夜，我也坐了一宿。

① 串房檐儿，指寄住在别人家里。

老林和街坊们定了攻守同盟，我这一辈子都没干过成帮搭伙的事，这倒不是我不愿意，是我没这能耐。我知道，要不是因为这事儿得大家伙儿扛着才成，老林才不找我呢！

老伴儿的胃还是疼，一点儿也不见轻，她躺在床上说：“老祺呀，我这回疼得怎么这么难受，吃了药也不管事。以前吃了药咬牙能挺着，这回可不行了，这是怎么话儿说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别着急，俗话说‘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’，你这又是老毛病，哪儿就好利落了。咱们明天就上医院，你也别心疼钱，这回我可不听你的了。”

第二天早早地借了老林的小三轮儿，拉着老伴儿到了协和医院。到了那儿没号，我心里想，怎么这么早就没号了呢，问了问别人，他们说：“您真是的，看来您不常来这儿看病。全国的人都到这儿来看病，号就紧张了，这还不说，就有些人天天在这儿排队，把号都买光了，第二天在这儿卖高价，一张普通号十块钱，从他们手里买就要一百块钱，专家号最少都是一百五。”

我说：“那我早来我自己排。”

那人说：“您就是头天晚上来也没用，那都是他们的人，您看着您排第一个，等挂号的时候，人都来了，问他们就说，早就占上了。”

您说这可怎么好，我一咬牙买了张高价的号，没敢和老伴儿说。

到了里面，化验、交费、划价、拿药，打仗似的整整折腾了半天，结果叫明天再来，说要做胃镜，还不叫吃东西。

回到了家里，老伴儿说：“老头子，我看哪，你现在可不禁折腾了，要不叫老大来得了，明天叫他跟我去，你在家待着，做点饭就行。”

我说：“别叫他呀，他上班请假不扣钱哪？我没事。再说了，我不跟着我也不放心哪！”

正说着，老林进了屋，说：“病看得怎么样了，好点儿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明天还得去检查，做个胃镜。”

老林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老祺你出来，我和你说点儿事。”

我出了门，说：“又是房子的事？”

老林说：“一个是房子的事，刚才呀，你儿子来了，问你上哪儿了，我说你们老公母俩出去遛弯儿了，我没说看病，怕他着急，然后我就跟他念叨了房子的事情。你儿子说现在给的就不少了，他同意搬。这样看来，你们家先就扛不住了？”

我一听愣了，说：“我可没说要搬呀！”

老林说：“你儿子说了就有一半了，你可得好好想想，这可差着好几万呢，你不是在给我扛着，而是在给你自个儿扛着。还有，你刚才说要做胃镜，这可不是好事儿，有那么严重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哪知道，大夫说的。”

老林说：“也不一定就是大病，要说胃镜也算是常规检查。想着你的事儿，别马马虎虎的。”

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个胃镜，可把我老伴儿折腾苦了。看着老伴儿顺嘴流着黏液，连鼻涕眼泪一起下，可把我心疼坏了。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算完。之后又去了好几次医院，做了切片检查，我知道，这回麻烦大了。我老伴儿不懂，反正是越看越心疼钱，看一回叨唠一次。

大夫跟我说：“老先生，您老伴儿的病可不轻呀，您得有个准备。”

我一听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我说：“您说说什么病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通过这几天的检查，胃癌的可能性大。”

我浑身都哆嗦了，我尽力控制着问：“有多大的可能性呢？”

大夫说：“基本可以下结论了，现在是找您商量治疗的问题。”

我说：“您看着办哪，您说什么也得给治好了呀，我又不不懂这个，全仗着您哪！”

大夫说：“我找您不是跟您讨论医学问题，我是想把我的治疗方案告诉您，叫您听听。您的老伴儿得了这个病是需要一大笔钱的，先考虑手术，当然还要看她的身体情况，还有，手术的效果怎么样还不敢说，也要根据手术的情况看。癌症您是知道的，就是手术成功了，还要做一段时间的化疗，这样才能巩固病情。”

我听了大夫的话，脑袋早就大了，走出了诊室，看见老伴儿坐在门口的长椅子上看着我，她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就要摸阎王的鼻子了，我心里这个酸，可我不能让她看出来。

老伴儿问：“怎么去半天，都说了什么呢？”

我说：“跟大夫打听打听，有什么好药让你好得快点儿，大夫那儿跟我说呢。”

老伴儿说：“要什么好药，我这病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就是这回日子长了点儿，好药次药的，能管事就行了，好药不得多花钱哪！”

我忍住眼泪，说：“花多少钱我也得给你治，这回我可不能听你的了。”

出了医院我拉着老伴儿，天儿还真好，街上热闹。我想我得拉着老伴儿逛逛，她跟我受了一辈子的罪，现在又得了这个病，我得让她高兴。人就是这样儿，事到临头才把什么都想起来，等想起来了又晚了。

我对老伴儿说：“老婆子，今儿个天儿好，我带你遛遛，饿了，咱就下馆子。”

老伴儿坐在车上说：“还是回家吃饭吧，一会儿顺道买点儿切面，我给你炸点儿酱，咱们吃炸酱面得了。”

我一听心里又是一酸，我说：“干吗呢，咱们还能活几天儿，趁着能动，咱们也享受享受。”

老伴儿乐了，说：“今儿你是怎么了，看病花了那么多的钱，还要下馆子，我看你这

不是作呢嘛。明儿又是礼拜六了，你还得给我看看孙子去，这些日子净忙活看病了，也没看他。”

我心里想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孙子，可我不能说呀！我说：“看孙子有的是日子，今儿我就想和你下馆子。”

老伴儿虽然心疼钱，可更心疼我，就说：“那行，可吃什么呀！咱们可不是下馆子的人。”

我说：“今儿个就听你的了，想吃什么，咱们就吃什么，我拉着你转北京城。”

老伴儿想了半天，想起了南来顺的芝麻火烧、葱爆羊肉，还有杂碎汤，我和老伴儿扭头就奔了菜市口。老伴儿真是有日子没逛过街了，一边走一边问：“老头子，这是哪儿呀？”

“这不是西单吗？”

老伴儿睁大了眼睛说：“这哪儿还认得出是西单呀，我可真认不出来了。我娘家就住在西单劈柴胡同，你要让我找，门儿也没有呀！”

我听着老伴儿的话，心里头别提多不是滋味了，我怎么就没想着多带她出来遛遛呢？现在她得了这个病……好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要是……我真的不敢往下想。老伴儿俩眼不住地左看右看，就像个小孩子。看着她那一脑袋的花白头发，那瘦弱的身体，我的眼睛模糊了……

到了南来顺，正赶上饭口，人还真多。我给老伴儿安排坐好。服务员过来递过菜谱问：“两位吃点儿什么，点菜吧！”

老伴儿看着我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来的时候这儿还是自己排队买呢，老伴儿也没见过菜谱呀！我说：“来两碗杂碎汤，四个火烧。”

服务员说：“对不起，这个是早点才卖的，正餐不卖这个，您点点儿别的吧，来条鱼，我们这儿的菊花鱼有名的。”

我心里想，鱼就鱼，现在只要老伴儿高兴，就是有活人脑子，我也买。

我说：“好，要一个，再要两碗米饭，一个酸辣汤。”

老伴儿赶紧问：“多少钱呢？”

我怕服务员报了价钱，老伴儿心疼，就说：“赶紧去吧！”

服务员走了，老伴儿说：“没听说过南来顺还有卖鱼的，这个伙计也不是北京人呀？菊花鱼是怎么个吃法？”

我说：“现在你吃的这东西，都上不了桌子了。生活好了，别说这儿的伙计都不是北京人，哪儿也没有了，北京人都是大爷儿，宁可饿着也不肯丢面子。”

旁边有个外地人听了笑着说：“北京人有钱，首都嘛！”

我心里想：首都，哼！首都人没钱也是饿着。

饭菜端上来了，老伴儿吃了一口说：“这鱼在哪儿呢？”

我说：“那红的不就是呀！”

老伴儿尝了一口说：“这哪有鱼味儿呀！”

吃了一口鱼，吃了一口饭，喝了一口汤，老伴儿就不吃了，胃又疼上了。我叫服务员打了包，拉着老伴儿回了家。

第二章

老伴儿还没做手术，钱已经花了三千多了，看来病真是看不起呀！我决定告诉儿子、女儿，这样的事不告诉不行。手术没做的原因是没有床，我心里这个着急呀！在院子里碰见了老林，老林问我老伴儿的病，我就说了没床的事。

老林说：“我女儿不是协和医院药房的吗！我给你问问。”老林又嘱咐了房子的事。

下午老伴儿吃了药睡着了，我出去打了个电话，我不能在家里打，叫老伴儿听见了，就褶子^①了。

先给儿子打了电话，家里没人，手机也没开。又给女儿打，闺女一听就哭了。我嘱咐她，到了家千万可别哭，你妈还不知道呢。

闺女进了门，眼睛里还是有眼泪，老伴儿看着奇怪就问：“顺芳，怎么了，是不是他又欺负你了？你跟我说，再一再二不能再三，我的女儿长这么大，我还没碰她一手指头呢！老头子，你给那个小子打电话，叫他来，就说是我说的。”

我能说什么呢，闺女也就顺坡就下，因为这样哭老伴儿就不疑心了。老伴儿看着闺女越哭越委屈，坐起来说：“你告诉我电话号码，我给他打。”

我说：“你好好养病得了，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拆兑。”

女儿也怕露了馅，赶紧说：“妈，您甭管，他也不能难为我到哪儿去。”

老伴儿听了说：“凭什么呀！他有什么呀！难为我闺女，我跟他拼命。”

糊弄着老伴儿不说了，闺女也不敢哭了。眼看着就太平了，儿子打来电话：“爸爸，您今天和我妈遛弯儿去了吧？一会儿我去您那儿，我有事和您商量。”

当着老伴儿的面，我也不能说什么，就答应了他，反正我有机会告诉他呀！

儿子跑得满脑袋是汗地进了门，看见妹妹在这儿，妈又躺在床上，再看满桌子的药，愣了一会儿，问：“爸，谁病了，我妈怎么了？”

① 麻烦。